

中國近代文學叢書

散原精舍詩文集

增訂本

下

陳三立 著
李開軍 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國近代文學叢書

散原精舍詩文集

增訂本

下

陳三立 著
李開軍 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散原精舍文集卷十三

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郵傳大臣盛公墓誌銘

公諱宣懷，字杏蓀，晚自號止叟，姓盛氏，江蘇武進人也。曾祖諱洪仁，議叙從九品；本生曾祖諱林，國學生；祖考諱隆，嘉慶庚午舉人，浙江海寧州知州；考諱康，道光甲辰進士，湖北鹽法道。曾祖妣氏劉，本生曾祖妣氏徐，祖妣氏費，妣氏費。咸封贈如公階。公以諸生起監司，最受知李文忠公。時文忠爲直隸總督，務輸海國新法，圖富強，尤重外交兵備。公則議輔以路鑛電綫航船諸大端，爲立國之要，與文忠意合。於是朝廷用文忠言，次第任公以四者，公亦終其身以四者自效，竭精殫慮，旁求孤詣，艱阻而不悔，疑謗而不恤，綿歷歲紀，卒底於成。於航船，首設招商局上海，資併旗昌公司，遂有巨舶數十艘，寢益盛。於電綫，購歸英丹陸綫，自成陸綫達津滬，而海疆要地環郡國，穿徼外，以次設。於鑛，營大冶之鐵、萍鄉之煤，籠利擅勢，爲效尤著。於鐵路，築蘆漢數千里，橫貫中原，其粵漢議定，

垂施工矣，爲假美款，多撓敗之者，中輟而有待。其他學堂、譯館、銀行與四者相表裏，備世之急，接踵建立，南北相望。凡所設施，垂爲經制，表禹甸未有之局，非常之舉，中外屬目，引爲難能。嗚呼！可謂一代之才臣已。所歷官，由登萊青道調津海關道，屢遷至工部、郵傳部侍郎，擢郵傳部尚書，及充會辦商務大臣、商稅事務大臣，加太子少保銜，最後改郵傳大臣。公一身履羣湊之衝，所區畫及其所力任，動關國家至計，維匡斡旋，忍詢負重，不可殫記。最大者，妖團之亂，召兵困使館，其本國揣諸公使盡死，方謀併力讐我，取快無餘地。公居滬，陰達電相國榮祿公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姑許使館便宜通音耗，以平其憤，釋其疑。」從公言，美使乃最先馳報，意少解，變而爲保全中國之策，自此始。後復締結諸疆帥，定東南互保約，國不遽覆，公之本謀也。公既任郵傳大臣，會言官列陳鐵路幹而非枝者，務擅爲國有，絕紛難而一統紀。公審鄰國類沿爲常制，推以爲便，復圖兼利安羣情者，而後施行之。及令下，蜀人大闕，武昌之難繼作，朝廷狗羣議罷公，尋悟，詔復公故官，而國步驟改矣，公亦幽憂卧疾致不起。夫當國勢岌岌，綱維久弛廢，禍機四伏，假以自逞，何可勝原？且引繩而絕之，絕必有處，猶欲以此蔽罪於公，豈天下後世之公論哉？公負智略，肆應無窮，更事久，益曉情僞，接物平恕，自謂有法言而無惡聲，有微愠而無暴怒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竭人

士之力。生平既盡瘁國事矣，於振災愈引爲己責，層累募金，出私財，赴之如不及，遂成故事，爲萬方飢黎所託命，至今無復尸大力號召繼軌如公者，世乃益慕思公矣。公以丙辰三月二十五日薨於上海，享年七十有三。配董氏，繼配莊氏，皆封一品夫人。側室刁氏，贈夫人；秦氏，贈淑人；劉氏，贈夫人；柳氏，封恭人；蕭氏，贈封恭人。子八人：昌頤，舉人，湖北候補道，德安府知府；和頤，附貢生，候選同知，皆前卒；同頤，候選道；恩頤，簡任職督辦參戰處諮議；重頤，候選道；泰頤，殤；昇頤，湖南督軍署諮議；鈞頤，殤。女八人，孫七人。癸亥某月日，葬公某縣某鄉某原。三立父子頗習公，承諸孤狀，督爲銘幽之文，安敢辭？銘曰：

污隆之運，國倚競存。天物怒流，孰遏孰因。小拘自窘，哀儕窮援。盛強有基，精接八垠。觥觥元老，以人事君。授公四政，草昧經綸。投於詛詢，奮於危艱。卒所憑仗，宙合一新。抱能餘施，踵活號呻。逢迎崩解，志抑萬喧。遺蹟布列，矜此勞臣。

【校記】

此文收入《碑傳集三編》卷七。〔上海〕前《碑傳集三編》有「於」字。

〔備世之急〕《碑傳集

三編》作「備世之患」。

〔以平其憤〕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以平其情」。

〔自逞〕後《碑傳集三編》有

「者」字。

〔側室刁氏〕至〔貽封恭人〕數句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側室刁秦劉柳蕭」。

劉古愚先生傳

先生劉氏，名光蕢，字煥唐，號古愚，陝西咸陽人也。少失怙恃，稍長，避寇醴泉，興平間，窘至粥餅餌於市，夜復爲人轉磨屑麥，資一飽。亂定歸里，試入府庠，交名儒李編修寅柏、舉人景偉，遂益究漢宋儒者之說，尤取陽明本諸良知者，歸於經世。舉光緒乙亥科鄉試，赴禮部試，不第，乃退居教授數十年，終其身。當是時，中國久積弱，屢被外侮，先生憤慨，務通經致用，灌輸新學新法新器以救之，以此爲學，亦以此爲教。歷主涇陽涇干、味經、崇實諸書院，其法分課編日程，躬與切摩，強聒不舍，門弟子千數百人，成就者衆，而關中風趨亦爲一變矣。生平持論，略具於所爲《學記臆說》，自序曰：「嗚呼！今日中國貧弱之禍誰爲之？劃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爲之也。以學爲士子專業，講誦考論，以驚於利祿之途，而非修齊治平之事、日用作習之爲。故兵不學而驕，吏不學而貪，農不學而惰，工不學而拙，商不學而愚、而奸欺。舉一國爲富強之實者，而悉錮其心思，蔽其耳目，繫其手足，偃偃惘惘，泯泯斃斃，以自支持於列強環伺之世。而惟餘一士焉，將使考古證今，爲數百兆愚

盲疲茶之人，指示倡導，求立於今世，以自全其生，無論士馳於利祿，溺於詞章，其愚盲疲茶與彼兵吏農工商五民者無異也。即異矣，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，此亦百不及之勢矣。告之而不解，令之而不從，爲之而無效，且弊遂生焉。彼六分之一之士，其奈此數百兆愚盲疲茶之民何哉？然則興學無救於國之貧弱乎？曰：救國之貧弱，孰有捷且大於興學者，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爲主，而非僅造士成材也。風俗於人材，猶江河之蛟龍也，江河水積而蛟龍生，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。無江河之水，即有蛟龍，亦與魚鼈同枯於肆，而安能顯興雲致雨，以潤天下之靈哉？故世界者，人材之江河，而學其水也。化民成俗，則胥納士吏兵農工商於學，厚積其水，以待蛟龍之生也。兵練於伍，吏謹於衙，農勤於野，工巧於肆，商智於市，各精其業，即各爲富強之事，而又有殊異之材，挺然出於羣練羣謹羣勤羣巧羣智之中，以率此練謹勤巧智之羣，自立於今日之世，不惟不患貧弱，而富強且莫中國若矣。」又以爲「孔子之學，時習盡之矣。欲以學治萬世天下，必因時制宜，與世推移，而後不窮於用。故學於古者，必以身所值之時習之，習之而得古人立法之意，則以應當世之變，然後推行無弊。孔子爲時中之聖，其道所以能治萬世之天下也」。他所撰著，根據指要，探聖哲遺文之精蘊，比傅時變，深切著明，類多前儒所未發。而制行堅苦，不欺其志，矯迂疏之

習，絕詭蕩之弊，閱識孤懷，罕與爲比。嗚呼！可謂曠世之通儒已。先生既劬於教學，復懃懃爲鄉人改故習，圖久遠之利，振災撫寇，種植紡織，刊書之局，製蠟之廠，靡不殫竭心力，而策其效焉。中間遭疾幾盲，歸卧煙霞草堂，因悟聲音轉注之奧，欲以聲統義，合中外文讀法爲一，成《童蒙識字捷訣》十餘卷，書成日復明。及貴州學政薦應經濟特科，謝不赴。生平嚴取予，雖處窮困，一介不苟受。忘身與家，枯槁憂國，既歷甲午、庚子之變，勢益亟，語及輒痛哭。與人接不撓不忤，出惻怛至誠，即有負之者，置弗較。從游徒衆，尤依之如慈父，仰之如天人，其精神意氣凜凜然，無一念不繫民物，無一息不勤課誦也。歲癸卯，甘肅長吏聘主大學堂，先生以邊地回漢之爭，繫大局安危，欲假學漸摩，開其塞陋，弭隱患，遂決行。未幾病作，歐血授課，致不起，卒年六十一。所成書數十種，類講示學者取便，非以自名，頗散佚，爲弟子王君典章次第搜刊，曰《立政臆解》一卷、《學記臆解》一卷、《大學古義》一卷、《孝經本義》一卷、《論語時習錄》五卷、《孟子性善備萬物圖說》一卷、《管子小匡篇節評》一卷、《荀子議兵篇節評》一卷、《史記貨殖列傳注》一卷、《史記太史公自序注》一卷、《前漢書食貨志注》一卷、《前漢書藝文志注》一卷、《古詩十九首注》一卷、《陶淵明閑情賦注》一卷、《改設學堂私議》一卷、《濠塹私議》一卷、《團練私議》一卷、《煙霞草堂文

集》《詩集》凡十卷，行於世。

贊曰：關儒紹延，淑躬繕性。孤起恢張，道該物競。孰播遺書，裨瀛輝映。學說寔昌，驗幹大運。

【校記】

此文刊《學衡》第十九期（一九二三年七月），又收入《碑傳集補》卷五十二、《碑傳集三編》卷四十。

〔亦以此爲教〕後《碑傳集三編》有「學者」二字。〔今日之世〕《學衡》、《碑傳集補》和《碑傳集

三編》均作「今日之世界」。〔紹延〕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紹述」。〔道該〕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道

賅」。〔遺書〕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遺言」。

張忠武公墓誌銘

公諱勳，字少軒，江西奉新人也。少孤貧廢學，既冠，會法蘭西軍襲越南，中外戰事起，乃走投廣西軍，累功保守備。尋去而東，抵奉天預防務，復去而人關。前後爲疆吏岑春煊、袁世凱、徐世昌、趙爾巽所倚任，咸領一軍，爲裨將，用才勇自見。所歷獨屯遼邊爲最久，勞亦最著。既簡授建昌鎮總兵矣，以兩宮由行在反蹕，諭留宿衛，繼擢雲南提督，改甘肅，皆

不赴。宣統庚戌，命公出統長江防軍。明年辛亥七月，調補江南提督。八月，武昌亂作，四方頗煽動，公請往援，未允。方與總督將軍籌防守，有某統制者，號新黨，結豪紳猾吏，朋謁總督張公，策獨立。張公憤拒，與相持，公後至，帕首佩兩槍，驟舉其一向諸人，叱曰：「敢有異議者，視以賊當誅。」衆蒼黃避去。翌日，某統制果率軍叛變，公與戰於雨花臺，大破之，兵盡潰。而巡撫程德全復據蘇州叛，合諸路兵來攻，時公城守兵僅千人耳，糧械且絕，遂轉戰退而屯徐州，完所部及所增募，軍勢復盛，屹然爲重鎮。旋授江蘇巡撫，署兩江總督，南洋大臣，加世襲二等輕車都尉。其冬，國步改，世凱爲總統，堅留公，改授以都統，而領武衛前軍，即後稱定武軍者，移兗州。公依世凱殊怏怏，顧念棄兵柄安所藉手規匡、復伸其志？遂隱忍就職。其後凡總統所假陸軍上將、定武上將軍、江北鎮守使、長江巡閱使、江蘇都督、安徽督軍，受而不避，本此志也。兗州士習染新說，有伐孔陵林木、攘取廟藏彝器者，公怒，衛以兵，乃止。後世凱復議收衍聖公祭田，及迫兩宮移蹕頤和園，又力爭止之，天下以爲快。癸丑七月，討黃興金陵省會，中道走其將，累戰皆捷，遂克之。居無何，解都督任，還鎮徐州。初，公居兗州時，頗與寓青島某宗室通密問，爲世凱所偵察，及居徐州，更糾諸鎮謀聲討，江南軍帥馮國璋人僚佐某言，首應和，復猶豫不決。語泄，世凱至斷兗濟軌

道爲備。因益忌公，而懾公威望，不敢發，務曲意羈縻之，遣使饋問不絕。世凱既圖稱帝不遂，發憤死。明年四月，諸鎮帥復不嫌於後總統，集徐州蒞盟，而陰以復辟之說進，推公爲盟主。公出望外，終快與素志合，機不可失，要約定，遂提部卒三千入都城，五月復辟成。今上授公內閣議政大臣，兼北洋大臣，直隸總督。當是時，段祺瑞退居天津，恃宿將號召，遽挾李長泰旅起馬廠，預盟二三鎮帥，竟反戈相應，合兵五萬餘攻京師。議者謂公不以重兵扼要害，輕受人給，疏於防患，是殆然。然而事集於倉卒，謀鄰於隱秘，初不欲張皇觀聽，示專己，取疑忌，孰意麾節相望，背約反噬，不測至此，事後成敗之論，亦惡足盡據以責公哉？敵既迫，公所分兵戰天壇者，終力耗而敗。於是聚而圍攻公南池子所居宅，阻溝水。短牆蔽之，公餘士卒六七百人，發槍輒命中，斃敵無算，自味爽至日昃，猶苦戰不屈。耄弱婦孺互傳語譁曰：「忠臣！忠臣！」歛有德意志人四，馳汽車突入，挾公去，公筋暴皆裂，顏頰赤，方揮刀指前，呼殺不絕口，及車行，反顧宅，已被彈藥盡燬矣。公不得死，移閉荷蘭公使館中。當戰酣，公督殘卒，拒加我數十倍之衆，槍礮聲動天，臨觀環海十餘國，莫不震駭傾倒，歎爲中國異人云。公羈使館稍久，去居天津寓廬，日讀《通鑑》，作擘窠書以自遣，亦素所嫻習，爲士大夫所推重者。以癸亥八月初二日微疾薨，享年七十。事聞，上震悼，賞

銀幣三千枚治喪，賜祭一壇，予謚忠武。公性抗爽而沈毅，器幹魁梧，威重寡言笑。擁兵數十年，待士卒恩誼浹洽而有制，馴若子弟服命於父師。其睠顧君國，忠愍貫終始，遭變換世，挺挺不狗斷髮令。世凱使人諷諭，指棺自矢：「可死不可從。」世凱爲氣奪。即所部數萬人，亦無一斷髮者，世所指爲辮子軍者也。一日，世凱命使勞問，臨別，使詰公傳何語報袁公，公曰：「袁公之知不能負，朝廷之恩不能忘，袁公不負朝廷，張某何忍負袁公？如是而已。」復辟後，臨戰前一日，貴要數輩說公，宜曲全，未宜恣一逞，曉曉移晷。公徐曰：「吾晚歲始獲有兒五人，雖愛之如命，同擊死可也，尚有一兒生者，幸公等憐之。」其人色沮而去。又戰時，盡納家屬妻妾子女別室，不聽避，有相知外人以爲請，公自懟負國，誓骨肉俱殉，堅不許，外人涕泣去。及事急，外人則破戶先公劫之出，而公不知也。公臨變整暇，剛果無所回移，類如此。曾祖某，祖崑一，陷粵寇不阿，寇指富室名，臨以刃，詈之，遂遇害。父衍任，母氏魏，繼母氏溫。皆贈如公階。配曹夫人。子六人：夢潮、夢渭、夢范、夢津、夢淵、夢汾。卜甲子十月二十四日，歸葬縣南陶仙嶺之原。諸孤用鄉里雅故，督三立銘其幽。三立稽公官閥、功績、行誼、言議載諸狀記年譜甚備，不盡著，特著其關興亡進退孤忠大節以垂示天下萬世。銘曰：

大盜移柄，逆施狂走。弛絕綱維，聖法何有。侈侈衣冠，俛眉箝口。文武道盡，孰鞭厥後。挺出異人，夙擁麾旄。叱咤辟易，虎蹲豹哮。摩撫劫運，酣酒而跳。尊主報國，繫寐煩勞。貫虹之氣，天日爲高。故老儒生，凡十餘輩。奔命畫策，陰引自助。風埃長驅，拜手廟堂。還我舊物，闔闔輝光。突犯鋒車，合衆數萬。忍尸戎首，喋血進戰。抵以孤軍，霆擊電眩。聲震一蹶，寰宇交贊。公伸大義，人紀獨支。據其忠赤，列祖憑依。超然成敗，曠世留規。興起來者，證示刻辭。

【校記】

此文收入《碑傳集補》卷末，又收入《碑傳集三編》卷十六，題作「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兩江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張忠武公墓誌銘」。

〔鎮守使〕《碑傳集補》作「鎮撫使」。

〔孔陵林木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孔林樹木」。

〔爲世凱〕句後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有「濟南至斷軌道爲備」八字。

〔僚佐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客」。

〔旅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所部」。

〔池子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河沿」。

〔阻溝水〕前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有「宅外」二字。

〔短牆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禁垣」。

〔曾祖某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曾祖松光」。

〔祖崑一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祖大吉」。

〔公階〕

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君階」。

〔逆施狂走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運丁陽九」。

〔陰引自

助〕《碑傳集補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作「咸助以臂」。

十六觀齋遺集序

離騷興，景宋之徒遂踵爲詞賦，及漢而大盛，六代沿流稍靡矣。唐以降歧而爲駢文散文，殊轍異軌，不可合，并所爲賦，變而益遠。我朝承宋明，續而張之，駢文散文自名家者頗林立，駢文家類習爲賦，散文家或屏而不爲。然駢文家號能追爲漢賦者，僅張氏皋文、董氏方立、王氏壬父而已。散文家雖專其所守，而姚氏惜抱、張氏廉卿輒兢兢推隆漢賦，曾文正且假漢賦之氣體以美其文，則知通其趣而相爲用，亦古今作者得失之林也。同年生道州何君研孫，踰冠用庶吉士改部曹，落拓櫻貧病，客死。君爲媛叟編修之從孫，於詩孫、棠孫爲昆弟行。余夙交詩孫、棠孫，獨未及與君相周旋，然習知其爲才士也。既歿，遺稿散佚，近歲馮叟蒿庵始檢獲君舊所寄文若干卷、詩若干卷，示余叟倦知，相與鄭重授其子積祜爲刊行，二叟皆君同年師友也。刊垂竟，督序其卷端，余亦因而寓目焉。蓋君盛年通籍，翔著作之林，希諷諫之風，雍容暇豫，以故集中賦稍多，而海涵地負，閱博奧麗，刮流派而躡《兩

京》，差與張氏、董氏、王氏相表裏。他文與詩歌稱是，一衷於雅懿，皆可觀。嗟乎！時地之相接也，游談之相加也，逐隊中有不世出之才如君者，余乃交臂失之，徒一身，歷萬劫，空追慕揆揚承平之盛，能無愧而滋憾乎？於是余又痛君早世，若猶未極其才而竟其所業。然而瓌寶雜陳，其光氣已自不可泯滅，敢取證蒿庵、倦知二叟，以謂中國效古之文字，苟終不爲持異說者所勝，固無憂其覆瓿也。

繼妻俞淑人墓誌銘

癸亥之歲六月二十九日，繼妻俞淑人卒於金陵散原別墅，享年五十有九。嗚呼！淑人之生死，繫余一身一家者，至重且鉅，天持以譴余，俾忽忽不復有生之可樂者，蓋自茲始也。淑人諱明詩，字麟洲，籍山陰，以父文葆公舉京兆，復爲宛平人。文葆公用知縣官湖南，有聲績，尋病痺廢，母梁夫人朝夕營護甚憊，淑人弱小耳，番出代母，母爲減其勞。兩兄明震、明觀，一弟明頤，依依互憐愛，訴父病躑躅相對泣。初，余侍余父分巡河北，已免前妻羅淑人之喪，歸應鄉試，道長沙，故人李太守有菜之妻，淑人之從姊也，李傳其妻之言曰：「公子誠續圖娶者，無如吾妹賢。」力媒合，於是試後就贅焉，淑人年十八也。明歲，余父罷

浙江按察使，亦遷居長沙，淑人始朝舅姑。久之，余父獎其解文字，習禮曉大誼，余母悅其「澹素黜華飾類我」。其後余父復起官湖北，移直隸，擢湖南巡撫，盡瘁國事，余頗侍側，預校檢。余母閉閣中，老多病，定省或微忤，則倚淑人縫其闕而贖吾過。時淑人送育子女，提携劬瘁，量其少長，曲施教督。未幾，海內屢更禍亂，既失余父母，復遭國變，偕淑人轉徙江海間，幾無寧居。余素不問治生，淑人綜煩碎，禦艱窮，斂幽憂危苦於寤寐，不以少溷余，余亦相忘與淑人之所歷矣。淑人居處溫溫，終其身無疾言劇色。不解樗博嬉弄事，垂爲戒，子弟僕媪無敢犯者。余性卞急，喜繩人過，且縱酒，淑人輒婉諷切諫，頗用資檢攝，其得不召禍傷生，由淑人也。壯歲患暈眩，遂成錮疾，然非甚劇，必起治事，撫書鼓琴，悠然自遣。凡余所撰著，皆淑人力疾爲細楷錄副，至數十萬言。故余丁擾攘汗濁之世，往往杜門偃仰，累月不復出，爲得淑人相師友，養德性，永天趣，猶有以堅其志而自適其適也。著《神雪館詩》若干卷，舊說神雪者，列仙琴名，淑人好琴，因取此。子五人：衡恪，羅淑人出，已後淑人一月歿，淑人屢舉其行誼爲諸弟率，所最篤愛者也；餘隆恪、寅恪、方恪、登恪。女三人：長適張宗義，次待字，三適薛琛錫。孫五人，女孫一人。淑人死，余遯而寄湖上，越三歲，乙丑十月十八日，始卜葬杭州牌坊山之原，於穴左留余生壙，並祔衡恪塋次。葬期迫，

無從丐當世儒學錫埋幽之文，乃易頃所撰事狀爲誌，加之銘，含哀自寫，氣盡腸絕。銘曰：
儼然出湖曲之孱影兮，若有人兮寄命而祈死。噓劫灰而哀窈窕兮，緬孤琴而魂起。矧
殺機鬱而蕩摩兮，蜚血液而灑寰宇。睨相斫而世安託兮，涕泗盈而索予。美有之江環迴而
照穴藏兮，佇合萬化通網緼而復保聚於此。

長男衡恪狀

余長男衡恪，乳名師曾，遂爲字，元妻羅淑人所出也。生五歲，余父自長沙之官河北，
道舟次潁州，羅淑人病卒，於是衡恪夕依余母寢，朝就余父識字說訓誥，兩老人顧視笑語，
爭寄於衡恪。七歲至十歲，能作擘窠書，間弄丹青，綴小文斷句，余父輒舉以誇示賓客，忘
其爲溺愛也。既冠，余父母皆棄養，乃走日本留學，卒業於師範高等校。還國，南通州、長
沙先後延課學徒。尋入都，充教育部不列爲官者，主圖書編輯，累十年，頗以文藝播士夫
間，畫筆、鐫章印尤爲時所推，即海東西諸國，類有嗜而購致者。衡恪迂拙守儉素，不解慕
聲利，往往徒步張蓋，穿風雪趨吏舍，治事刻厲自苦，謹身而矯俗，其諸弟皆莫及也。歲癸
亥盛暑，繼母俞淑人寢疾，馳還金陵調藥，竟不起。素屨，哀劬觸宿痞，又衝雨市棺，寢苦侵